

### 学书法 写春联 忆往昔 (中)

□张建军



张建军书

他送我几张宣纸，回连队一试，成了一个墨团儿。这怎么写？搞得我一头雾水，此时我才知道其实我并不懂什么是书法，仅仅字写得好看而已。下连队不到两年，部队干部精简，汽车团有几个首长调到基地后勤部，他们又将我调到后勤部电影组。一次，后勤部召开表彰大会要出一个光荣榜，要求我用毛笔书写，机关许多干部纷纷前来观看，称赞我的毛笔字写得好，再后来司令员、政委的讲话稿也经常让我抄写，还定期为编辑科写《后勤快报》。一次在执行任务中，我不幸头部负伤住院，医院报了病危，又一次提干机会失去了，还整天头痛。养伤期间，我走进了西昌市文化馆，经常向周德华老师请教书法，还参加了何应辉老师的短期书法班。后来，我又参加了天津市茂林书法学院三年函授班学习。

1987年1月，我退伍回乡被安排到如皋绢纺厂工作。爱人所在的乡镇企业倒闭，为了生活，夫妻俩决定年底上街卖春联。每到秋天，我们就开始买红纸，平时妻子在家刻喜笺，我星期天回家写春联，年前向工厂请几天假到老家薛窑街上摆摊叫卖。当年摆摊的场景现在历历在目。二十七八岁的青年，穿军服、戴天津茂林书法学院的校徽，摆一个摊位，放张八仙桌现场书写。在部队，我曾经用三年时间认真临习过颜真卿的《多宝塔》，对写春联大字非常有用，很受百姓喜欢，观赏的、请春联的，常常将我的摊位围得水泄不通。郭园街上有位老先生卖了几十年春联，听闻后不服，来到薛窑街上将摊位和我摆在一起。我一看来者不善，就主动给老先生发香烟打招呼，老先生不屑一顾。我躲也躲不起，只能应战。顾客们看看我写，再看看老先生写，都在品评议论。老先生坐着写，小先生站着写；老乡们认为老先生写的字缩头缩脑的不好看，小先生写的字大气端庄好看。老先生硬撑了两天，摊前冷落，败下阵来悄悄溜走，再没有来过。其实老先生的功夫确实是有的，但是不入帖，有点江湖体。就这样，我在街上卖了四年春联，我的春联遍布老家方圆十里的家家户户，成了偏远农村的一道风景线。每年正月，我都要骑自行车到附近转转，看看我写的春联，很有成就感。

1976年，如皋派驻工作队到我们公社，我们大队也派驻了工作组。父亲跟叔叔去泰兴推广九华黄芽菜种植，结识了当地一位领导，批了十几吨废沥青燃料计划，他们在当地小窑换了砖瓦，兄弟俩准备各砌六间瓦房……由此也影响了我的前程。我只盼来年春天——姑父能把我带离家乡，外出学木匠。

闲暇的时间，我依然喜欢涂鸦，将鲁迅的《自嘲》诗写成书法，还画了许多伟人像，家徒四壁的老屋俨然成了我的书画展厅。1977年底的一天上午，一个穿着军装的人来到我家，认真观看了我的所有书画，了解一些情况后问我愿不愿意去部队，我当然求之不得，父亲更是满口答应。但很长时间也没有等来消息。临近的几个同学，都接到入伍通知，唯独我没有，能不能当兵成了未知数。峰回路转，1978年初春，公社武装部长突然到我家，通知我立即到区武装部报到。至此，我终于光荣地参军入伍。在部队，一次搭乘一辆军车给首长送信，同车的一位军官问我是哪儿的人，叫什么名字，我一回

答。他跟我说，他就是去江苏接兵团的团长，他说我能到部队当兵还是很容易的。他告诉我，当时接兵的排长叫许义兵，是汽车团的，汽车团首长要招一名能写会画的兵，许排长发现我最合适，可地方政审始终没能通过。许排长没办法，从如皋来淮阴团部找首长。首长发话说，这个兵部队要定了，蓄意阻挠应征青年入伍是违法行为。没想到，我当年应征入伍费了这么多周折。

在部队，我的书画特长得到充分发挥，出黑板报、画幻灯、写奖状、编简报等等，忙得不亦乐乎！后来，我考取了教导大队，可是待我从教导大队培训归队，遇到百万大裁军。我所在的汽车团解散，提干成了泡影，于是再下连队学开车。想来也是有趣，一次连长坐我车，觉得我开车快，通知停车一个月自醒。借此机会，我天天临写王羲之的《兰亭叙》、欧阳询的《千字文》。一次，基地通知我参加书法比赛，我用白报纸写了一幅字送过去，俱乐部王干事说要用宣纸写，我有点懵，不知道什么是宣纸。王干事是画家，也是我们江苏老乡，

### 闲话《高贞碑》

□老张



《高贞碑》全名为《魏故营州刺史懿侯高君之碑》。此碑全文24行，每行46字。此碑为篆书题额，刻于北魏正光四年。清嘉庆十一年（公元1806年），出土于山东德州卫河第三屯，后被移至德州学宫。此碑原在山东德州卫河第三屯，德州卫河为高氏墓地，出古碑刻除去《高贞碑》，还有《高庆》《高湛》二石，世人称作“德州三高”。

《高贞碑》最初由陆耀写入《金石续篇》，闻名于世，孙星衍为碑刻题跋。此碑书法很有时代特色，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。全碑书法，笔力洞达、气势磅礴，追求稳健二字，字形微扁，底盘稍大，仿佛老龟伏笔，纹丝不动，从而在稳中彰显出庄重的风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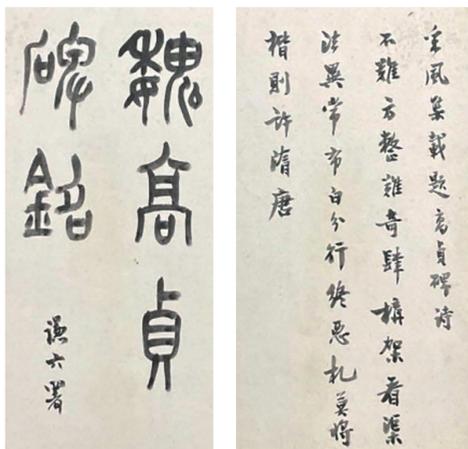
民国《德县志》记载：高贞碑，北魏正光四年立，清嘉庆十一年由城北第三屯出土，孙星衍观察移置学宫并镌跋语及李斯篆29字于碑阴。独山莫友芝《金石笔识》云：“是碑为石刻之最整峭者，与张猛龙一石同在正光时，可称双绝。”

由此可知，《高贞碑》与《张猛龙碑》相提并论。中日书法家都很喜欢《高贞碑》，日本二玄社、上海艺苑真赏社等出版机构，都曾出版《高贞碑》。

《高贞碑》是中国书法史中重要碑刻之一，自出土后，深受清末至当代众多书法家的青睐。书法家包谦六先生就曾收藏清末拓本《高贞碑》。

包谦六（1906—2007），字吉庵，南通人，诗人、书法家，师从张善、孟森，又学于北京大学，后于银行工作，著有《吉庵词话》

《包吉庵诗词》。包氏暮年寓居上海，与施蛰存诸老谈艺作诗。包先生旧藏《高贞碑》，夹于楠木板中。拓本前有包先生书写大字：《魏高贞碑铭》。不仅如此，包先生还手录其他书中所载相关诗作。他还在《高贞碑》钤印：朱文印“谦六”。从题签、录诗，再到盖印，种种细节，无不说明包先生十分珍爱此套《高贞碑》。



□徐清歌

### 包谦六珍爱《高贞碑》



讲文明·树新风  
JIANGWENMING SHUXINFENG

# 手牵手文明出行 心连心呵护美景

